

序論

為了解釋風雨雷電等各種大自然的詭譎現象，初民發展出「萬物有靈論」(animismo)，認為宇宙蒼穹中的飄蕩浮雲、凌空鵬鳥、馳騁動物、戲水魚群、迎風植物、巍巍山脈、潺潺流水……均有靈性。對初民而言，靈有善惡之分，善靈可賜予人類神奇力量，惡靈一旦作祟，便會產生疾病災厄。初民為了與大自然共生共存，於是發展出宗教，在巫師的主持下，為眾人驅邪避禍、醫病療傷。

宗教是現代醫學及科學的前身。巫與醫同源是世界許多民族的共同文化現象。爾後，人類因嚮往長生不老的神仙境界而更加投入醫學研究，隨著社會的分工與科學的進步，巫與醫漸行漸遠。歷經數千年的智慧累積，今日的醫學可說已相當進步。質言之，「藥」的歷史與人類文明同行，凡有發明文字的文明均有醫藥相關文獻，即便沒有文字的文明亦靠口耳相傳保留傳統用藥知識。例如：中國的《神農本草經》、埃及的《埃伯斯紙草文稿》(*Ebers Papyrus*)等，為後人奠下醫學基礎。古代用藥主要來源為植物、動物和礦物三種，其中又以植物為最大宗。

植物的種類很多，隨氣候和地域而有所不同。以生態關係而言，世界少了植物就會死氣沉沉，動物依賴植物而生，並與之相互依存共同演化；就文化角度觀之，植物對人類生活影響深鉅，是人類食衣住行不可或缺的原料。在飲食方面，人類以穀類或根莖類植物為主食，兼食植物的花、果、籽、葉、莖等部位。亦即，植物提供人類各種營養，讓身體產生抵抗力，調和各器官機能而使人處於健康狀態，並得以滋長、茁壯、繁衍。此外，人類將植

物加工製成糖、飲料、食用油等，甚至從植物萃取香料和果膠等食品添加劑，不僅豐富了飲食文化，也改變人類生活模式。

但是，許多植物含有生物鹼（alkaloid），對人類和動物會產生藥理反應，雖有治病功用，卻同時對人體有害，必須酌量使用。以植物為藥，始於採集時代，人類除了辨識植物的可食性之外，亦學習其藥用知識。中國古代即有神農氏嚐百草，醫治黎民疾病，據信他後來吃到含有劇毒的「斷腸草」而身亡，也因此被尊為中醫醫學始祖。

簡單地說，生物鹼對人體有入藥作用，但也是毒，與神農氏一樣誤食毒草而亡的古人應該不在少數，人類就在不斷嚐試中，養成使用毒草、麻藥和迷藥的習慣，藉由生物鹼所產生的精神刺激作用進入奇妙世界，營造出神仙般的飄然境界。這些令人產生幻聽幻覺、或改變精神狀態的植物就在儀式主義的作祟下，融入原始社會的生活之中，成為文明的一部分，為尊為神奇藥草，甚至成部落的精神象徵，例如：中亞的大麻（*Cannabis spp.*）、歐洲的顛茄（*Atropa belladonna*）、非洲的伊博加灌木（*Tabernanthe iboga*）、大洋洲的皮土里茄（Pituri，學名 *Duboisia hopwoodii*）、美洲的毛花柱（*Trichocereus pachanoi*）¹ 等。今日，這類植物被稱為「致幻植物」（plantas alucinógenas）。

在巫、醫不分的時代，巫師擁有天文知識、熟知植物特性、負責醫療工作、懂得馴化植物、致力農業發展，因此又被稱為「植物之師」（señor de las plantas）。² 若借用現代詞彙，原始社會裡的巫師堪稱醫生、心靈導師、心理諮商師、植物學家、生物學家、

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在扮演多重角色的同時，巫師並創造出符籙咒語、禹步蹁跹，進而產生薩滿文化，集宗教、儀式、藝術、歌舞、醫學和科學於一身，讓科學與自然崇拜共同萌芽。

從中文字義上來說，「巫」乃替人占卜、向鬼神禱告祈福、為人解決吉凶的「中介人」；換言之，鬼神的代言人，為鬼神傳達旨意，也是靈魂的引導人。再更正確地說，男的稱覡，女的稱巫；甚至因不同信仰，而有稱呼上的不同，例如：道教的「乩童」、中國北方的「薩滿」。「薩滿」即祭司，係源自通古斯語（Tunguska），其詞根為「知曉」之意，顯示「薩滿」遊走於人、神之間，具有博古通今的超人本領。³ 薩滿文化為原始的宗教文化，除了中國北方之外，至今仍存於世界的原始部落，而「薩滿」一詞也被廣泛借用，例如在英文稱為「shaman」，西班牙文則為「chamán」。

西班牙文「brujo」（男巫）、「bruja」（女巫），⁴ 亦發源於最早民俗的信仰。根據巴洛哈（Caro Baroja），凡擁有「施咒」能力，並具有藥草知識者乃為巫，希臘羅馬神話的黛安娜（Diana）、日耳曼傳說的荷爾達（Holda）、《聖經》裡的黑洛狄雅（Herodiade）代表女巫的原型。⁵ 在天主教勢力崛起後，巫被視為異端，而曾在中世紀的歐洲掀起反巫浪潮，許多巫師巫婆遭逮捕並受審判。⁶ 儘管如此，「巫術」成為啟發文藝創作的題材。如今在拉丁美洲的西語國家裡，「brujo」與「chamán」已被當成同義字互用，等同於「祭司」（sacerdote）。

原始的自然環境是薩滿文化的溫床，而致幻植物更加鞏固薩

¹ 仙人掌科，俗名為「聖佩德羅」（San Pedro）。

² Giorgio Samorini, *Los alucinógenos en el mito*, Barcelona, La Liebre de Marzo, 2001, p. 117.

³ 富育光、郭淑雲，《薩滿文化論》，台北，學生書局，2005，頁20。

⁴ 即英文的「witcher」、「witch」。

⁵ Julio Caro Baroja, *Las brujas y su mundo*, Madrid, Alianza, 1995, p. 88.

⁶ *Ibid.*, p. 64.

滿信仰。美洲幅員遼闊，地形多貌，處處充滿詭譎氛圍，其原生種植物從寒帶到熱帶應有盡有，再加上致幻植物種類繁複多樣，堪稱薩滿文化的寶地。的確，在此氛圍下美洲曾孕育出奧爾美加（Olmeca）、帝奧地瓦康（Teotihuacán）、馬雅（Maya）、托爾特克（Tolteca）、阿茲特克（Azteca）、查文（Chavín）、莫切（Moche）、納斯卡（Nazca）、奇穆（Chimú）、印加（Inca）等古文明。質言之，美洲古文明皆建立在以蒼穹崇拜為核心的薩滿信仰上，藉神話傳說凝聚部落的向心力，藉致幻植物營造宗教的神秘性，藉儀式行為添增信仰的神聖性，藉寰宇探索發展農作、曆法、醫藥、典章、法律、哲學、道德、藝術等各類知識。透過貿易交流與武力交鋒，各文明彼此影響、相互學習、興替消長。文明會消失，薩滿文化卻隨著歷史演進反而根深柢固，繼承前人遺產、吸取各方特色，綿延三千餘年。

在美洲，不僅擁有高度文明的城邦、或龐大帝國奉致幻植物為聖物，如馬雅、印加、阿茲特克等，一些文明仍停留於石器時代的叢林部落也同樣依賴致幻植物。古巴作家卡本迪爾（Alejo Carpentier）在《銷聲匿跡》（*Los pasos perdidos*）裡，就以委內瑞拉的奧利諾科河（Orinoco）叢林為背景，描繪暨今仍不識文明為何物的亞諾馬米人（Yanomami），在簡單的原始生活中勾勒出使用致幻劑的必要性：⁷

幾個女人光著上身，只在腰間繫上一塊幾乎遮不住的白色遮羞布，正在和著木薯麵團。棕櫚葉鋪成的牆面掛著捕漁和狩獵用的弓箭、吹箭筒、毒箭袋、毒藥罐，以及

⁷ 本書中的外文引文大部分為筆者自行翻譯，僅少數直接採用中文譯本，無論引自外文原文書籍（即自行翻譯之處）、抑或採用譯文版本，其出處均詳記於註腳。

數個看似鏡柄的東西（後來才得知那是用來搗碎致幻種子，磨成粉後再用鼻管吸入，以產生迷幻作用）。⁸

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無意中揭開了美洲的神秘面紗，讓歐洲人見識到玉米、辣椒、香草、橡膠、馬鈴薯等作物，更意外闖入充滿各式各樣致幻植物的秘密花園。十六世紀，西班牙展開征服美洲行動，璀璨一時的古文明瞬間銷聲匿跡，不過，部分殘存的祈禱儀式和巫術行為走入地下，讓薩滿文化至今仍流傳於印地安部落。印地安人認為生病是受到惡靈的侵襲，特別在醫療設施不完善的鄉野裡，巫術係重要的醫療行為，搭配使用致幻植物，給予部落居民適當的生理照料和心理慰藉。

對印地安人而言，使用致幻植物乃承襲先人習俗，是最自然不過的行為，如此民間智慧甚至影響了在美洲的其他非印地安族群。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古巴革命紀實》（*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揭露己身秘密，當他的氣喘藥罄盡時，便改抽野生的牽牛花以減緩病症，助他恢復體力繼續行軍。⁹ 阿根廷奇幻文學作家阿多弗·畢歐伊·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在《莫雷的發明》（*La invención de Morel*）裡，藉主人翁處於意識不清的狀態，不經意插入墨西哥印地安人善用致幻植物的橋段，凸顯真實與虛幻交織的情境：

最近這些日子裡，我開始試吃新的樹根；我想到在墨西哥有些印地安人知道用樹根或草根的汁液製成一種藥水——這件是我記得的事情（或是我遺忘的事情）——

⁸ Alejo Carpentier, *Los pasos perdidos*, Barcelona, Bruguera, 1980, p. 174.

⁹ Ernesto Che Guevara, *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Melbourne, Ocean Press, 2006, p. 102.

會讓人持續幾天神智不清胡言亂語。¹⁰

對於印地安人食用致幻植物後的反應，一九六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斯圖里亞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將之視為潛意識下的魔幻寫實，真真假假沒有分際：

在印地安人純真的思想裡，現實與虛幻之間沒有界線，真實與夢想也無分水嶺，而是相互交織成魔幻事實。¹¹

大航海時代開啟了新舊大陸之間的交流，美洲的糧食作物被移植到世界各地之後，對人類的生活形態影響深鉅。同樣，藥用植物的交流為醫學添增扉頁，對人類貢獻良多。孰知，致幻植物所引發的成癮性卻掀起波瀾，悄悄鋪寫出一部驚天動地的嗑藥史，教人類迷戀其中，久久不願清醒。誠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馬克白》（*Macbeth*）裡寫道，唯有一帖甜美的忘憂劑才能洗滌生活中的憂愁和痛苦。此外，多少人羨慕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筆下的浮士德（Faustus），可以飲下女巫所調製的神奇藥水而返老還童，對年輕女子重新燃起愛情火花。的確，致幻植物的迷人之處，就在於讓人服用後，彷彿處於仙境，在如夢似真中暫時忘憂消愁，產生幸福的幻象。

然而，這帖甜美忘憂劑儼然《聖經·創世紀》伊甸園裡的蛇，以花言巧語誘惑人心，一旦人的意志動搖了，它就一點一滴將之蠹蝕殆盡。浮士德則將靈魂賣給魔鬼梅非斯特（Mephistopheles），在梅非斯特的牽線下才取得返老還童藥水，飲用之後喪失了本

性，終究在懊悔中墜入地獄。質言之，致幻植物令人沉迷上癮，並教人一步步踏入迷幻陷阱，以短暫的快樂換取長久的痛苦。原來所謂的忘憂劑乃是「毒」，而毒與藥竟是一體兩面。

希臘文「phármakon」一字同時指稱藥和毒，但並非指不同的兩樣物質，而是味意著一體兩面的正負功效。¹² 柏拉圖在《對話錄》（*Diálogos*）的〈斐德羅〉（“Phaedrus”）裡，提及蘇格拉底對斐德羅說：「你似乎發明了一種藥，吸引我出來。」¹³ 顯然，藥象徵誘惑，正如希臘神話裡處女奧莉西亞（Orithyia）被北風帶走一事，蘇格拉底另有詮釋：法瑪希亞（Pharmacia，即藥房）以清泉（藥）吸引了奧莉西亞，才使她步向死亡。¹⁴ 這原本是談論愛情的對話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卻從中嗅到「藥」的魅力，也聞到「毒」的威力，於是書寫出〈柏拉圖的藥房〉（“La pharmacie de Platon”），闡述毒與藥的二元性。同樣，英文的「drug」、或西班牙文的「droga」，除了指那些含有迷幻、鎮定及麻醉成分的「毒品」之外，亦有藥物之意。中文俗話常說「是藥三分毒」，不僅清楚道出「藥是毒，毒是藥」的哲理，同時也點出毒與藥之間僅一步之遙，其界線全在於劑量拿捏，正如另一句中文成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凡事用之得當則有利，反之必有害。

十九世紀以降，從植物提煉藥品的技術日益精進，嗎啡（morphine）、可待因（codeine）、阿托品（atropine）、古柯鹼（cocaine）、海洛因（heroin）、巴比妥酸鹽（barbiturates）等紛紛被分離而成，興奮劑、麻醉劑、抑制劑、抑鬱劑之類的藥學名詞

¹⁰ 阿多弗·畢歐伊·卡薩雷斯，《莫雷的發明》（*La invención de Morel*），台北，印刻，2009，頁94。

¹¹ Luis López Álvarez, *Conversaciones con Miguel Ángel Asturias*, Madrid: Magisterio Español, 1974, p. 80.

¹² Antonio Escohotado,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drogas*, Madrid, Espasa, 2005, p. 20.

¹³ Platón, *Diálogos*, II, México, Editorial Tomo, 2002, p. 23.

¹⁴ *Ibid.*

也跟著出籠，再加上原來使用致幻植物的習慣不減反增，從宗教、醫療用途延伸至精神享樂目的，人類因此進入藥物的濫用期。一九三一年，萊文（Lewin）把一些能夠在人類意識裡產生幻覺的藥物稱為「迷幻劑」（psychedelic），致幻植物即天然的迷幻劑，每一種迷幻劑均有抗副交感神經作用，可產生不同程度的致幻效果，甚至令人陷入精神病的感覺，因而又稱為「擬精神病類」（psychotomimetic）藥物，顯然，這類藥物有其危險性，可導致精神錯亂。¹⁵

一九四五至一九六〇年是醫藥革命的年代，¹⁶ 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是藥物濫用的另一波高峰。¹⁷ 美國社會因反越戰而形成一股嬉皮（Hippie）風潮，藉藥物進行心靈探索，將爵士樂演化成搖滾樂，反社會的波希米亞氛圍席捲當時，並流傳至世界各地。人類就這樣沉淪於精神刺激之中，直到無法自拔才驚覺事態嚴重，終於承認藥物是「毒品」。毒品改變了人類的精神與生理狀態，對生活形態、行為模式、社會結構、政經發展亦同樣影響深鉅，漸漸衍生出嗑藥、幫派、犯罪之類的次文化。

毒品演變至今儼然洪水猛獸，是禁忌，也是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一般民眾從小到大應該聽過不少與「遠離毒品」的相關警語；例如：就讀小學時，大人耳提面命不可採摘夾竹桃（*Nerium indicum* Mill）；進入中學後，師長則告誡不可吸食強力膠、K 他命（Ketamine）；即使在大學殿堂裡，校方也不遺餘力配合政府的反

毒宣導。然而，翻開報紙、打開電視，與毒品有關的報導似乎從未缺席過，尤其民眾因嗑藥而違反常理、甚至殺人越貨的社會案件與日俱增，無不教人膽戰心驚；在演藝圈不少藝人因屢次吸毒被查獲，不僅自毀前程，還得面臨牢獄之災，而類似的例子不論在日韓、抑或在歐美亦層出不窮，多少國際巨星因藏毒、吸毒、販毒而讓良好形象一夕間崩解。

毒品的歷史可溯及遠古時代，擴及五大洲，牽涉宗教、醫療、心理、文化、生活等層面。毒品不只衍生出道德、治安、犯罪等問題，更動及國家安全層次。在拉丁美洲研究領域裡，藥物史與毒品問題是重要的研究議題，但在國內學術界並未受到太多的關注。致幻植物是美洲古文明蓬勃發展的要素之一，如今含致幻植物在內的毒品卻成為拉丁美洲最棘手的社會問題，其中在墨西哥更是掀起前所未有的危機，毒品所衍生的暴力事件不僅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甚至影響美墨關係，迫使墨西哥政府全力投入反毒戰爭，大舉掃蕩各販毒集團。怎知，雙方交鋒的結果，讓墨西哥雪上加霜，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下。的確，即便有大毒梟如伊納西歐·柯羅內·維亞雷亞（Ignacio Coronel Villarreal）¹⁸ 被政府軍殲滅，或如巴比（Barbie）¹⁹ 一樣遭逮捕，然而，大批軍警卻在毒品戰爭中喪命，令墨西哥人民開始反思毒品戰爭政策是否失販，因而出現不少抗議政府的示威活動。

從神聖植物到成癮藥品，從宗教儀式到嗑藥文化，從藥物花

¹⁵ Oakley Ray、Charles Ksir，《毒品、社會與人的行為》（*Drugs, Society and Human Behavior*），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頁 358。

¹⁶ Roy Porter、Mikulás Teich，《歷史上的藥物與毒品》（*Drugs and Narcotics in History*），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233。

¹⁷ Oakley Ray、Charles Ksir，《毒品、社會與人的行為》，頁 69。

¹⁸ 伊納西歐·柯羅內乃西那羅亞販毒集團（Cártel de Sinaloa）的三大首腦之一，有「冰毒之王」（Rey del Cristal）之稱，於 2010 年 7 月 29 日遭墨西哥軍方擊斃。

¹⁹ 巴比原名為埃佳·瓦爾德斯·維亞雷亞（Edgar Valdez Villarreal），是貝特蘭·列伊瓦家族集團（Cártel de los Beltrán Leyva）重要的成員之一，於 2010 年 8 月 30 日遭墨西哥軍方逮捕。

園到毒梟盤踞，從精神用品到瘋狂生命，墨西哥的藥物發展史十分曲折，本論文以墨西哥藥物史的文化特色為研究主題，從古印地安文明切入，探討人類與植物的關係，分析其生活型態、神話智慧和宗教儀式，回溯部落使用致幻植物的歷史緣起，並探索今日墨西哥的毒品問題，以及由毒品所衍生的次文化。

本論文以「神話學」、「人類學」、「象徵學」和「符號學」等理論為研究主軸，詮釋墨西哥今昔的宗教信仰、薩滿儀式、文化現象和行為模式；以「犯罪心理學」探究幫派團體為何執著於追求瘋狂的生命，以及所製造的暴力行為。在植物藥理學方面，除了引用西班牙征服者和傳教士所撰寫的相關文獻，也參考植物圖鑑、藥學研究，並蒐集植物民族學家的研究，同時親身進行訪談和田野調查。此外，解析毒品歌謠和毒品小說，不僅有助於深入了解嗑藥文化的演變，更可探索藥物與社會之關係，以及藥物對文藝創作之影響。

在章節的安排上，本論文除了序論和結論之外，分為兩大部分，總計五章。第一部名為「原住民的藥物花園」，章節以玉米、橡膠、菸草、可可豆、龍舌蘭（agave）、聖母籽（Semillas de la Virgen）、裸蓋菇（*Psilocybe mexicana*）、白藥帖（*Lophophora williamsii*）等墨西哥原生種植物為主標題，各物種有其象徵意義，均以副標題呈現，意圖藉植物呈現墨西哥古印地安文明的獨特性。其他如香草、辣椒、仙人掌、胭脂果等同樣在古文明占據重要扉頁的植物，則集結於「琪花瑤草——阿茲特克的藥房」深入探索。第二部「墨西哥的毒品文化」，承襲第一部的用藥文化，將研究重點放在毒品對現代生活、文化、社會、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每章摘要如下：

第一章，從植物與文明談起，著墨於玉米、橡膠和其他特殊

的原生種植物。玉米是繁衍部落的主食，是精神食糧，象徵生命起源的種子。橡膠加入致幻植物後可製成彈性極佳的圓球，而球賽對部落而言不只有寓教於樂的功能，也是娛神獻祭的必要活動，更是象徵宇宙運行的動力。植物被賦予壯大部落的神聖使命，提供食衣住行育樂等用途，孕育獨特文明，養成特殊飲食口味，啟發文藝創作，進而提煉出精神藥物。

第二章，以神話為基楚，探討菸草、可可豆、龍舌蘭這三種植物的起源，並藉其用途勾勒植物與人類欲望之間的不解之緣。菸草含尼古丁，可可豆有可可鹼，龍舌蘭能釀酒。尼古丁、可可鹼和酒精有刺激精神作用，會令人產生愉快感覺而上癮。歐洲人曾排斥過冷辣的可可飲料，改良後的可可飲料成為歐洲上流社會的重要飲品。菸與酒亦曾被一些國家明文禁止過，但終究失敗，今日雖不被列為「禁藥」、或「毒品」，卻在貿易的推波助瀾下，成為全球性商品，改變人類生活習慣，影響文化行為。由於三者使用最廣泛，堪稱最容易取得的精神用品，因此，本章將三者歸為享樂物質。

第三章，以宗教儀式為背景，分析聖母籽、裸蓋菇、白藥帖這三類致幻植物的宗教意涵。致幻植物可改變身體與精神狀態，使食用者進入迷幻情境，因此在薩滿文化中被當成淬鍊英雄的媒介，換言之，藉神秘歷程進行心靈之旅，探尋自我。這三類致植物係昔日宗教儀式中不可或缺的聖物，今日在墨西哥依然是搶手的迷幻劑，被墨西哥政府列為毒品而禁用，僅開放印地安族群在宗教儀式下食用。本章所提到的「魔菇」，係印地安原住民對裸蓋菇的俗稱，即魔幻菌種（hongo mágico）之意，並非「蘑菇」科（*Agaricus*）的筆誤。

第四章，以「眾神的黃昏」為題，探討藥物濫用的後果及其

影響層面。若眾神的崇高神性會因貪婪而崩潰，那麼藥物所釋出的強大藥性亦足以導致善良人性瓦解。文人雅士藉藥物營造人間樂園，沉醉於歡愉、興奮和幻覺之中，並將享樂氛圍化為文學作品。青少年因聚合而組成幫派，藉藥物鋪寫狂放生命，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新興宗教，將犯罪行為合理化，視之為探索自我的英雄旅程。當藥物成為高利潤商品之後，農民為了生活而捨棄糧食作物，改種大麻和罌粟花（*Papaver somniferum* Linné），成為販毒集團的共犯結構，販毒集團則為了爭地盤和獨占利益，不惜掀起毒品暴力，使墨西哥陷入血腥殺戮之中。從人造天堂、到瘋狂行徑、再到毒品暴力，藥物扮演神的角色，左右了人的意志。

第五章，藉「演義」一詞之意涵，探索因藥物而衍生的另類流行文化。長期處在毒品暴力下，墨西哥發展出毒品歌謠，以三、五分鐘的時間吟唱毒梟和販毒故事。同樣，文學界也以毒品和社會暴力為題材，耕耘出毒品小說，為讀者開啟一扇通向毒品世界之門，觀察毒梟，見識走私、運毒、交貨、洗錢、拆帳等複雜作業，了解販毒集團之間的恩怨。另外，越來越多女性涉入販毒，有為販毒集團走私毒品的小人物，也有與男人爭食毒品市場大餅的黑道大姐，諸多女性傳奇紛紛成為傳記家的寫作藍本。本章以歌謠、小說、傳奇為研究主題，掀開藥物的另一個影響層面。

*

*

*

植物是大自然的贈禮，人類在生物鏈的活力中，完成一趟跨越數千年的英雄冒險旅程，同時奠下與植物學息息相關的宗教和科學，也為自己寫下吸毒和販毒的神話學。其中，墨西哥藥物史更是世界藥物史的縮影。